

阎 纲

小说论集



I207.42/4

小说论集

阎
纲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5058



855058

小说论集

阎纲

责任编辑：陈望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9,000 印张：12.125 印数：1—13,200

统一书号：10109·1481 定价：1.30元

目 录

序.....	单 复(1)
小说在争鸣中前进.....	(4)
写“新”乱弹.....	(13)

长篇小说谈

一九六一年中篇、长篇小说印象记.....	(17)
一九六二年中篇、长篇小说巡礼.....	(25)
一九六三年的中篇、长篇小说.....	(32)
粉碎“四人帮”一年来长篇小说巡礼.....	(36)
谈长篇小说的创作.....	(43)
长篇小说印象.....	(53)
从《风》到《将军吟》.....	(66)
《戊戌喋血记》大作小议.....	(68)
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71)
喜读《红日》.....	(81)
艺术地反映战争艺术.....	(92)
柳青的文学生涯.....	(100)
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	(127)
《〈创业史〉与小说艺术》前言.....	(139)
《红岩》的人物描写.....	(144)

高蠡的一场血战·····	(163)
绘声绘色的《大波》·····	(167)
农民作者写的好长篇·····	(173)
二十年代的风雷·····	(178)
小英雄人物的塑造·····	(184)

中篇小说谈

中篇小说的兴起·····	(205)
千树万树梨花开·····	(221)
“比较文学”中的中篇小说·····	(229)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237)
《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序·····	(251)
关于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与孙犁、韩映山二同志的 通信·····	(261)
小说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尝试·····	(273)
和平的日子——生活的激流·····	(284)

短篇小说谈

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	(287)
小说史上光彩的一页·····	(298)
谨防灵魂被锈蚀·····	(307)
思想解放的勇气·····	(312)
铁窗关不住的光明·····	(316)
讽谕艺术之一例·····	(322)
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	(329)
《灵与肉》和张贤亮·····	(341)

读蒋子龙的《十字路口》·····	(349)
又一个闯将闯进文学·····	(353)
《黑掌柜》为什么好·····	(357)
一篇幽默生动的好小说·····	(363)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68)
后记·····	(381)

序

由于某种误会，我居然滥竽充数地当了几十年文艺刊物的评论编辑。更确切地说，这几十年得扣去被“流放”的二十二年。改正、恢复原工作后，深感脑子里空空如也，惶惶然恐不能胜任。于是，象只辛勤的蜜蜂，凡是文艺评论的花花朵朵，我都如饥似渴地加以采撷，以补自己的空疏。在这些绚丽的花朵中，阎纲的文艺评论，是我喜爱的一朵。

我不喜欢有些文艺评论文章，从概念到概念，从引文到引文，不联系实际，象卖瓦盆似的，沿街叫卖“一套一套”尽人皆知的“理论”，唯独看不到鲜明的见解；更厌恶最近又喧嚣起来的想一棍子把人打死、衡文量人象审判官老爷笔下的判决书式的所谓评论文章。不知怎的，我总从中闻出一股极左的、盛气凌人的霸气。貌似要廓清文坛，整肃“文纪”，实则帮了倒忙，反而搞得文苑剑拔弩张，乌烟瘴气。

阎纲是一个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的文艺评论家。我喜爱他的文艺评论，是由于他不同凡响，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是文艺评论家的“这一个”。

阿·托尔斯泰说：“在作家身上，思想家和艺术家和评

论家都同时起着作用。思想家是积极的、大胆的。他知道‘为什么’，他能看见目的地，并且还安上路标。艺术家是重感情的，温柔的，他一切在于‘怎样’作。评论家则比思想家更聪明，比艺术家更有才气……”。我们不能说阎纲已达到这种评论家的水平，但他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阅历、敏锐的眼光、成熟的思考、多采的文笔锻就的评论，思想深刻，分析精微，品论结合，透辟独到。你能说他没有思想家的深沉和光辉？笔端感情色彩浓烈，行文优美流畅，文采烂漫，议论风生，机智锋利，你能说他没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才华？

阎纲密切注视新的现实和新的文学，他紧跟时代步伐，呼唤文学的真正自由与解放。《文学四年》是他对当代文学现象冷静观察、缜密思考和精湛研究结出的硕果，是一篇影响较大、引人注目的力作（未收入本书）。在这篇文章里，他以全部的热情，欢呼文学解放运动的到来。他独到地认为清除现代迷信的影响和恢复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为这个运动的标志。他深刻地分析四年来文学的三次大突破、大分化，而且预示着：“今后，还会突破，还有分化。主题题材上的突破和艺术思想上的分化，难道不正是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显著特色吗？”这预示在今天不正在得到证实吗？

他为一九七八年“暴露文学”的潮头而欢呼，为一九七九年中篇小说的崛起而呐喊。在短篇小说名篇迭出，中外瞩目，震动文坛的时候，他就预感中篇小说将应运而生。他为文坛新秀喝采；《谨防灵魂被锈损》的副标题，就是：“为新作《班主任》叫好”。评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题目标出：“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评左建明的《阴影》，标

题冠以“思想解放的勇气”。醒人耳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时，他说：“时代需要新的先进人物，生活中已经出现新的先进人物，文学应该理直气壮地塑造新的先进人物。作为光彩照人的新时代的闯将，乔厂长可以当之无愧。”对于文坛新秀，他从不吝惜笔墨，总按捺不住欣喜的感情。他为焕发青春的中老年作家叫好。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徐迟的《牡丹》等中老作家的新作，他欢欣雀跃，歌唱赞礼。他为文学的繁荣鸣锣开道，为党所领导的改革擂鼓助威。他敏锐地对“向前看”和“歌德与缺德”的观点，首先提出质疑。他对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对塑造新人的迫切感和新人的主要特征问题，及时给予关切和阐述。他呼唤文学的真正自由与解放，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他不避锋芒，旗帜鲜明，勇于亮明自己的观点。他说：“三中全会使我变得略微清醒和聪明，我今后写文学评论，无非是为迅跑在三中全会‘解放’路上的文学记功，我羡慕赛场上的记分员。”我们相信，他是会做好这么一个令人羡慕的记分员的。

我是阆纲的忠实读者，我喜欢他的评论文章，它使我得益非浅，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了许多好话，但这并非由于自己的喜爱，而有所溢美。他要我作序，我深愧力不从心，现在写了，是作为同行读者对他表示谢意。

阜 夏 一九八一、初夏于沈阳

小说在争鸣中前进

(关于《小说·争鸣》一书)

(一)《小说·争鸣》编后感

编完这本书，松了一口气。但是，会不会受到责难呢？

我总觉得，文学和小说只有在争鸣中才能前进。这本选集并不多余。

这本选集也不多见，其中的争论饶有兴味，值得向读者介绍。惟读者才是文学作品权威的评论家。

粉碎四人帮四年来我国文学的复兴、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新的文学运动，或称新的文学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以清除现代文艺迷信和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为其最鲜艳的旗帜。这场运动不但区别于“文革”十年阴谋文学，而且不同于十七年的传统文学。它与其说是在十七年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基础上求生存，毋宁说是于血与火中再生、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探索中求发展。它在阵痛中诞生，在“神学”和“人学”间进行抉择；它受过重伤，身上带着血污；它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行，却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同走过的荆棘地告别，不得不蹲下身子裹一裹淌血的伤口。所以，它曾荣获“伤痕文学”的雅号。不，它不是伤痕文学，它已经冲破思想牢笼，成为理直气壮的“解放文学”！

我们的文学同我们的政治、人民一样，由噩梦到梦醒，由昏眩到清明，由禁区到解放，由现代迷信的祭品到现代迷信的对立物，经历着痛苦而悲壮的涅槃过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挣脱和解放啊！

我们的文学也同我们的政治、人民一样，在暴露中复苏，在批判中前进，在否定中肯定。既然是文学的解放和解放的文学，那么，它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各种文艺思想，以及文学上的各种学派面前激起强烈的反响和引起尖锐的分歧，就是非常自然而然、十分合乎情理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几年来小说的争鸣和《小说·争鸣》，也许是意味深长的。

生活是复杂的，人物是复杂的，干革命是相当困难的，文学并不单纯。要前进，就得总结和深思，鼓励人们象探索生活道路一样争论文学的改革，惟有如此，文学才能真正搞活。不论生活一个时候是那么复杂和丰富，不论文学一个时候是那么多样和“怪诞”，也不论人们的嘴巴一个时候那么开放和“放肆”，勇于说真话、写真实和自由讨论的风气，艺术民主的局面，总不能说是太坏的吧！

那怕是发生困难也不要紧，只要人民敢于直面现实、善于独立思考。任何时候都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去生活、去创作、去争论，全盘棋就走活了，何愁文艺不能繁荣。

总之，把创造和争鸣联系在一起，相信我们的文艺事业，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生机勃勃。

《小说·争鸣》所反映出来的创作问题是很广泛的，分歧意见相当之大。倒底谁辩赢了谁？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一般都没有结论，原盘端出来，请读者们再议。

我以为，争论中涉及到的如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弄清楚

楚，这对我们今后的小说创作关系极大。

一、真实性问题。许多小说因真实性的问题引起争论。往往争得激烈而无结果。什么叫真实，怎样才真实？什么叫生活真实，什么叫艺术真实？弄不明白。你说真实，他说不真实；你说真实得到处可见，他说失真到歪曲了生活。生活的真实、革命的真实和作家的真诚三者如何统一？“真实”是不是文学的灵魂？“写真实”的口号能不能继续响亮地提？

二、写伤痕的问题。前文说过，写伤痕是我们时代难以回避的文学现象。伤痕能不能写的争论已经基本过去，现在的问题是：伤痕写到什么深度才算适宜？写伤痕使人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固然不能成立，但是，写伤痕会不会使人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十年的内乱同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怎样在小说中区分开来？“血淋淋”当然是“伤痕”；展览血污乃壮夫所不为，但是，“伤痕文学”为什么一概忌讳“血淋淋”呢？

三、暴露与歌颂。“伤痕文学”也被称之为“暴露文学”。对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必须暴露之，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暴露太多，是不是使人感到一片漆黑、丧失信心、两眼茫茫、无路可走？暴露有没有一个限度？多深才是极限？作为小说的作者，他们进行艺术构思，描写艺术细节，刻画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典型，他们不是写论文；他们在暴露阴暗面的时候怎样才能科学地区分现代迷信与毛泽东思想的界限？

更尖锐的是反映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时期的小说如何运用暴露武器的问题。按常理说，四人帮打倒了，人民解放了，社会光明了，所以，文学应以歌颂为主，这是天经地义。但是，一切光明，等于没有光明；彻底光明，什么都会看不见。有光明就有黑暗，暴露仍旧是有的放矢，暴露于文学不可或缺。但在具体作品中情

况却复杂得很，弄得不好就会被指责是影射现在的政权，不利于四化建设云云。这是一顶大帽子，你要不愿戴，必须通过争鸣——以理服人。

四、爱情描写。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泛滥”，是对四人帮文学禁欲主义的惩罚。小说中大量出现爱情题材是很合理、很正常的。哪个时代的小说能离开爱情的“轴心”呢？我们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一般的都不是孤立的男女情爱。社会深刻地影响着恋爱婚姻，小说家通过恋爱婚姻深刻地反映社会，这是我们小说创作中爱情描写的美学追求。人们的爱情生活，是人们心灵的最细致、最微妙的活动，爱情生活的变化可以表现出灵魂世界的深刻变化。爱情与伦理、道德、风尚、家庭、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由于此，爱情的描写牵动着广阔的生活画面；看来虽不重大，却能将重大寓于细微奥秘之中。所以，关于爱情描写的争论，其意味还是较为深长的。请读一读《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有关的讨论介绍吧！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问题。

要是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较发达的话，我们的小说评论却相对的落后了。评论限于批评和推荐，愧于总结和疏导。以上所列的四大问题，是迄今仍在争执不休的美学理论，是文艺创作对于文艺批评者的全面性的“挑战”；在这个“挑战”面前，我们的文艺理论显得无力。这是实话，说明事情的迫切，绝非泄气，自惭形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寄希望于广大读者的合作。

毋庸讳言，这本书中的有些作品，或作品的有些部分，存在着明显的毛病。诚然，玩赏凶杀和色情的描写，历为世人所不齿，也不谓多；但是，为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为伤感而伤感的描写，却时有所见。有些作品格调不高，意志消沉。清除这些

东西，也寄希望于广大读者的合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小说·争鸣》序言

读者朋友们，你想知道哪些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引起了公开的争论吗？想了解每篇有争论的小说的争论情况吗？

《小说·争鸣》（第一辑）呈献在你的面前，请你参阅、研究。编选这样一本集子，开国以来似不多见，相信它对于读者一定是新鲜的。

目前，小说创作日趋繁荣，小说习作者和研究者日渐增多，这本使人们免受翻检之劳的集子，为读者带来方便。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以来，短篇小说创作空前活跃，历久不衰；一九七九年开始，中篇小说异军突起，于今为烈。从来没有看见过短篇、中篇小说这样真实地反映着生活。与此同时，也从未看见过短篇、中篇小说在读者中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引起这样分歧的争论。《小说·争鸣》（第一辑）所选入的，就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过公开争论的短、中篇小说。

收入这辑《小说·争鸣》的作品，凡二十篇。这是一本选集。我们称它选集，因为很难保证无一遗漏。但是，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力争省级以上文学期刊上有过争论的短、中篇小说不致缺漏。

要研究四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展，不能无视这些饶有兴味的争论。要是说“百家争鸣”是发展学术的正确方针的话，那么，《小说·争鸣》正为反映这一方针的实施而编选。

既然是“百家”争鸣，可以想见思想之活跃，也可以想见问

题的复杂。但是，有些问题迄今未必争得个水落石出。

例如真实性问题，你说真实，我说不真实；你说生活中有就真实，我说只有本质的才是真实的。又如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怎样的暴露才是为疗救而暴露、为歌颂而暴露？怎样把暴露和攻击区别开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变得复杂起来，在某些作者头脑中，甚至是一笔糊涂账。读者们不妨在这本集子中找找，这种糊涂观念，恐怕不仅仅表现在个别作品和对个别作品的讨论中。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供读者们继续研讨时作参考，我想提这样两点意见，也算是参加小说集的争鸣。

（一）粉碎四人帮后，文坛当务之急是以革命文艺代替阴谋文艺，以真文学代替假文学，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写真实”的口号唤醒了文学；非“写真实”不足以戳破谎言；非“写真实”不足以取信于民！由于“写真实”，文学赢得诚实的声誉；文学家的诚实，立时打破文学和群众之间的墙，它们相互靠拢起来。创作和阅读空前地活跃。这都是事实，是历史，是不可抹煞的功绩。

时至今日，我们不但恢复现实主义，而且深化现实主义，发展现实主义，同时也要恢复浪漫主义，然而，真实依然是艺术的生命，“写真实”仍旧是创作的口号。问题并不在于要写真实，而在于有些作者的理解太机械化了，既脱离生活的辩证法，又脱离艺术的辩证法。最常见的莫过于这样的说法：“生活中比这黑暗的有的是，为什么不真实？！”可不是吗，还有比真人真事更真实的？但是，真理跨过一步就变成谬误。文艺创作，是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的反映。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在文艺家头脑中的反映。一经过头脑，就有了判断，就有概括，就触及世界观、思想和感情，

就有倾向性，就带上主观色彩。艺术中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的真实。其次，个别的真实，不等于全局的真实；现象的真实，不等于本质的真实；又何况，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创作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怪事：生活中实有的事，写进作品反而不真实了。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关于真实这个问题，恩格斯的见解非常精辟。他通过对一部具体作品《城市姑娘》的分析，解决了我们有些作者至今仍然糊涂的问题。他说：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这个经典性的阐述中，两次出现“真实”的要求，并把“真实”作为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真实成为现实主义的生命。但是，请读者们注意，除真实外，恩格斯同时提出典型问题。真实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却非艺术的一切。典型才是现实主义的旗帜，典型是对真实的更艺术、更高级的要求。恩格斯紧接着说：

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这一论断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也给我们以重要的方法：原来，对于真实、典型，不仅应该从人物“本身”和人物“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观察，而且应该将“本身”和“环境”统一起来进行判断。这里的观察是美学的观察，这里的判断是美学的判断。原来，艺术里的东西，就“本身”而言，可能是典型的，就“环境”而言，却可能不是典型的。只有“本身”和“环境”都典型，现实主义才是充分的。

《小说·争鸣》中的不少争论，请教恩格斯，才不致把路走错。

(二) 任何一个作家进行写作，都要承担社会责任，总要追求一个什么目标。恩格斯强调充分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要充分，我以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形象地反映生活；二、艺术地改造生活。历史上有不少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落后生活和黑暗社会的逼真画面，令人窒息，令人不可忍受，“简直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悲剧再也不许重演了！”但是，怎样生活下去才好呢？怎样才能防止悲剧的重演呢？作家自己不明确，作品失掉了召唤的力量；人们在命运面前，除等待外，别无出路。这是不充分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作家决不能向后倒退。社会主义作家不但决心改造生活，而且善于发现新生的雏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作家的笔下，那怕描绘出一幅十分黑暗而逼真的图画，在这幅图画的中间和背后，也能透出亮光来，它同样是那么逼真。历史要发展，社会要前进，人类要解放，群众还得过日子。只要地球不毁灭，人民的歌者，革命的作家，就要让自己的希望之火，燃烧现实的理想。只要人民永存，人民的作家——人民的儿子，就得同人民携手来冲破黑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献身。他们的心头，充满生的希望，那怕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几乎是无望的社会；他们的眼前，是灿烂的未来，那怕为这未来的灿烂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怒向刀丛觅小诗”，他们“曾惊秋肃临天下”，然又“敢遣春温上笔端”，“寒凝大地发春华”。最黑暗的时代的鲁迅尚且如此，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难道不该更以鲁迅先生为师么？在阅读和研究《小说·争鸣》这本书时，特别是帮助和扶植青年作者迅速成长时，我以为实在应该从社会主义作家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提出郑重的要求。

从以上两个基本方面看《小说·争鸣》里的有关描写和争论，那么，有些描写和立论不无道理，而有些描写和立论却失之偏颇。